

前集

金色的雄鷹



55

821
5531

萌芽选集

金色的雄鹰

“萌芽”编委会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六篇小說，是从最近一年多来的“萌芽”文艺半月刊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取材都很新颖，有的反映了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雄伟面貌和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新型人物，反映了他們的英雄性格和劳动热情，以及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树立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成长（例如“黄浦江的浪潮”、“地下鉄道突击队”、“金色的雄鹰”和“草原上的馴馬姑娘”等）。有的描写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歌颂了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和宁死不屈的劳动人民，歌颂了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普通战士（例如“漫漫長夜”、“革命媽媽夏淑英”等）。有的表现了我国各族人民新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对于爱情、家庭、生活、工作全新的观念（例如“瑪瑙”、“山林恋”等）。有的則以极大的憤恨，控訴了美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亞对于善良的海外华侨所加的凌辱和迫害，揭露了他們的野兽行为，表达了中国人民的义憤（例如“亞珊和亞明”等）。

这些作品大都充滿生活气息，情节动人，短小精煉。

金 色 的 雄 鷹

“萌芽”編委会編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787×1082 1/32 7 印張 130,000字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長春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定价(8) 0.85元

統一書號：10009 • 356

定 价 五 角 五 分

目 次

黃浦江的浪潮·····	費礼文 (3)
地下铁道突击队·····	陈肇堯 (19)
海堤的日日夜夜·····	王 丁 (29)
洞庭湖边·····	曹仕恭 (45)
草原上的馴馬姑娘·····	烏蘭巴干 (55)
金色的雄鷹·····	李亞白 (62)
风筝飞了·····	張 惟 (93)
九只小鴨子·····	傅曉航 (105)
大炮·····	樂之千 (112)
瑪瑙·····	丁仁堂 (120)
漫漫長夜·····	韓致中 (137)
革命媽媽夏淑英·····	孫劍鋒 (157)
孤雁·····	施薰平 (171)
山林恋·····	李起超 (187)

營業員的愛情·····	屈松云 (199)
亞珊和亞明·····	羅國真 (208)

黄浦江的浪潮

費 礼 文

—

上海的春天，今年显得分外灿烂多采。到处百花怒放，万紫千红，喜报与捷报齐飞，人面和朝阳一色；七百万人的工业城市，沸腾在惊天动地、万众一心、人人跃进的高潮里。上海，展开它的红色翅膀，冲破一切陈规旧矩，乘风破浪地向前飞奔着……

紧靠黄浦江边，有一家钢铁厂。远远看去：庞大的厂房象起伏的山峰连成一片，烟雾翻滚地弥漫了半边天；数层楼高的烟囱、水塔，就象傲慢的巨人，矗立在碧蓝天空里；粗黑的管道架在厂房四周，巨大的钢铁声音象低沉春雷轰鸣着。走进大门，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廊上，贴满了成千上万张红红绿绿决心书；天安门式的竞赛擂台上，突破生产定额的红箭头，万弩齐发地射向天空；红底白字写着“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横幅，如同几十条彩虹落在人们头上；大喇叭里传出的捷报，此起彼落地和出钢的钟声交織在一起。

离开接中班还有两小时，那个被人称作“样样管”的吳守

本来到了厂里。人家送他这个綽号，是有着来由的。这个头发花白，滿臉皺紋，但胳膊还結实得象“曲軸”的老运料工，成天除了本份事情以外，厂里杂七杂八事情都少不了他：上班前下班后拣破銅烂鉄冇他；修理車間里打杂的冇他；到处运茶送水也有他；大伙演戏时，收票、搬椅子更是少不了他。有一次，他侄儿吳德成，說得清楚点，就是平爐車間那位主任，問他：“三叔，你怎么整天在厂里轉着不回家，嬸嬸已經向我提过几次意見啦。”嘿！这位“样样管”把眼珠一瞪，說：“看你說的，厂里不就是我們的家嘛！”弄得他侄儿双手一摊，白瞪着眼，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他东拐西弯走到原料場，那个剪着平頂头，穿着黑色学生装，打扮得象个中学生的张大元，正挤在人群当中，眼睛笑眯成一条綫，双手抱着拉綫“电开关”，仰着脑袋盯住面前鉄架上那只面盆大的鉄“玩意”。这“玩意”要把铁般地探出鉄鈎子，抓着生鉄、矿石，忽上忽下飞舞着，眼睛一霎，一部运料鉄輪平車就装得滿滿的，惹得几个装料工乐得忘了拍手，只是呵呵傻笑着。

不知是誰喊了声：“样样管”来了！人群轟地散了。几个装料工跑过去，“嚙”的把吳守本架了起来，欢呼着。吳守本低头一看，明白过来了，原来自己前几天在修理班里，七划八涂替装料小組設計的“电抓鈎”，經過技术科帮忙，給制造出来了。

“看你們乐的，拦得我瞧也瞧不着。”吳守本揪着两个小伙胳膊，使勁往两边一拉，打开一条道，搶先跑到“电抓鈎”跟前

瞅着、摸着。

“大叔，我們剛試过，装料要快两倍呢？”张大元象是檢查員似的下着鉴定。

“嗨！又便宜你們这班小家伙啦。”

“怎么，已經認輸啦！哈，大叔，我們有了‘电抓鉤’，你得当心我們拿了根大鞭子，跟在你們运料的后头，赶着‘老黄牛’呵！”

“哟，小兔崽子，吃完奶忘了娘。”吳守本拍拍张大元的肩膀說，“別看你們装上了翅膀，嘿，要想追我們运料組，还得求名师再練練本事，話不多說，勝負如何，我們回头見。”……

“唉呀！我的舅舅，你可把人給找苦啦。”滿头是汗，滿臉通紅的何小海，冲过来拉着吳守本，气喘着說：“嗨，平爐上又創造第七次全国新紀錄啦！……你別瞪眼，人家要把今年的鋼产量，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呢？”

“哟！我們这些对手，可真有几下子！……这场擂台够我們打啦！”吳守本心里暗暗嘀咕着。

“我的舅舅，你怎不說話呀！”何小海跺着脚說，“你是我們組長，从早到晚却替別人出主意，就不想着运料組？这下好！車間里出鋼快了，运料場装料也快啦，我們夹在当中挨打。……嗨，你这不是搬了磚头砸自己的脚。”

“看你脑袋迷到哪里去啦？什么你們我們的，你說，厂里有哪桩事情不是我們工人自己的。”

“嗨，我的舅舅，現在是在摆擂台比賽，大紅挑战書，可是你亲手給人家送去的。”

“我們的比賽可不是打架，要創奇迹，也要手拉手一同前進。……年輕輕的，別給錦旗迷花了眼睛。”

“你也要想想我們自己，運料車老掉了牙，軸心彈子磨成扁的，車輪象吸在鉄軌上，推也推不動，再不想法子，別說超額，連老本也保不住。……嗨，這件事你怎不管呢？”何小海急得連脖子都掙紅了，忘了身份似的向親舅舅質問着。

“誰說我不管，我上星期貼的大字報，你沒看見嗎？”

“下文在哪呢？德成哥爲啥不給我們換新車子！看樣子還得貼他大字報。……嗨，要是有了新運料車，車輪滴溜溜轉，推起來又輕又快，嗯，看誰還能瞪着眼睛說我們運料的拖後腿。”

“嗯，小海說得對呀！德成這孩子，怎麼連吭也不吭一下？”吳守本鎖起眉頭，嘀咕道，“嘿，他是要等着挨罵啊！我就去找他算賬。”說着，他折轉身就想走，但剛跨了一步又躊躇地想道：“唉呀！看你这火油性子，大字報又不是‘無字天書’，貼上去就能冒出辦法？……再說，德成這孩子，這幾天起早睡晚够累的了，自己的親侄子嗎，還同他計較什麼啊！”

“你真怪，怎又悶着頭不說話呀！大伙爲這件事可犯了愁啦！”

“是呀，这可是大伙的事，你腦袋昏到哪里去啦？”吳守本拍拍自己腦袋，用手括了下小海鼻子，笑着說，“好，這一軍給你將上啦，我這就去找德成，問個明白。”

“嗨，這才管得對呀，我的好舅舅。”何小海敬了個軍禮，樂得一溜煙跑了。

吳守本向平爐車間走着。

这时，全厂都交織在一种新的劳动乐章里：轉爐車間两只象宝葫芦形状的龐大轉爐轟轟吼叫着，爐口象火焰山似的“呼、呼”噴射着金燦燦火花，象焰火似的冲出一丈多高；軋鋼車間烘鋼爐怒吐着熾烈火舌，通紅的鋼坯象条凶猛的火龙，在軋鋼机上穿来穿去，数不清的載重汽車，川流不息地載着鋼材向厂外奔馳着，司机“嗚、嗚”揪着喇叭，象是告訴人們：看，我們祖國自己煉的鋼。……

吳守本走进平爐車間，正赶上二号平爐出鋼，整个車間沐浴在紅光里：黃里透紅的鋼水，順着出鋼槽“嘩、嘩”往外流着，象一股汹涌的瀑布暢流而下，直向盛鋼桶冲去；盛鋼桶里霞光万道、五彩繽紛地飛濺着火花，一霎眼，行車已經“轟隆隆”吊着盛鋼桶开到鋼錠鑄模上空，象天空飞下紅緞子似的把鋼水傾入鑄模。……吳守本咧着嘴笑道：“嗨！又生一胎鋼娃娃。”

吳守本走上平台。滿面紅光，汗如雨淋的煉鋼工人，正聚在一起指手划脚講着，笑着，两个带着紅袖章的攝影記者，轉过来轉过去“咔嚓、咔嚓”替他們拍照象，鎂光灯一閃一閃的。

“哟，又要上报啦？”吳守本問着。

“又是个新紀錄唄！嗨，我說‘祥祥管’老兄，只要你們运料組朋友不拖后腿，別說上报，連拍电影也准有我們的份。”煉鋼工王阿三向吳守本打趣着。

“別神气，你們能煉多少鋼，我們就能运多少料，虽然我們

只有一双手。”吳守本舉着捏得老緊的拳頭。

在三號平爐旁邊，吳守本找到了自己侄子。這個年輕人，正穿着白帆布安全衣，拿着藍色看火鏡，彎着身子，象運動場上足球守門員似的望着血紅的爐子，不時老練地向立在旁邊的工人打着手勢。吳守本走過去，他正好回頭看見了，笑着說：“三叔，我正找你呢！剛才值班長告訴我，說你們運料組這一班沒跟上呀，你看……”說着，說着，吳德成看見叔叔臉色有點不對，把話尾給咽了下去。

“運料跟不上，你發急啦，大字報貼在你辦公室門上却忘啦？”吳守本跟着侄子向主任辦公室走着，問道，“你的‘六氣’是怎么燒的，運料車問題你到底準備怎樣打主意，嘿，連音信也不給一個。”

“運料車？……哈，說起這件事，三叔，我剛才還跟設備動力科老黃催了半天呢！”吳德成笑着說，“這件事應該是他管的。我聯系過了。”

“我張冠李戴錯怪人哪？……這……這孩子。”吳守本用手搔着頭髮花白的腦袋。

“老黃告訴我：這些運料車去年就該請它們進博物館啦，可是，市面上買不到新車子。”吳德成繼續說着，“他已經差人到加工廠打交道去了。估計要三萬二千元經費呢！正在請示廠長解決，這樣一來恐怕還要拖一些日子……”

“你說什麼？……要三萬二千元！”吳守本突然打斷侄兒話頭，眼睛睜得老大地說，“這，這是誰的主意？為什麼要換新的。”

“三叔，目前还想不出其他好法子。”

“想不出就不想啦！……你这是怎么当家的？”吳守本急得又捏拳头又抓头，猛地他跨着老大步子，奔到車間主任办公室門口，一下子伏在那张大字报上，然后抖着手“嘩嚓”一声把它撕了下来。

“三叔，你怎么哪？……唉呀，大字报怎撕啦！”吳德成跟在后面追了上来，連搶帶夺地去拉吳守本胳膊，但已經迟了。

“为什么不撕？……难道要国家化几万块钱，給我們运料的占‘便宜’，我們頂得住，推得动，別看大家都對我們叫啊嚷的。”

“这怎么行，三叔，車子坏了总得換新的呀！”

“新的，新的！真是大少爷派头。……现在是赶英国！我們要把一个錢当两个用，車子再坏，总比解放前我們象牛一样捐料胜百倍。……嘿，要这么多錢来換新車子，把我老命拚了也不要。”吳守本摔开侄儿的手，一把将大字报撕得粉碎，嚷道，“这张大字报我收回，运料跟不上我們会解决，你們別操心。”說着，头也不回地走了。“三叔，三叔！”吳德成在后面叫着。……

三

天气变得真快，剛才还是晴空万里，几陣西北风一吹，烏黑的云彩就压在人头上；气压变得低极了，連烟卤里的烟也升不上天空，老是盘在屋頂上轉着。突然間，一陣春雷轟鳴，瓢潑大雨从天空往下直倒，但全厂好象忘記了这件事，各个角落

照旧沸騰着。

几条用芦席搭成的長廊下面，运料車象穿梭般地来回飞奔着。吳守本穿着單衬衣，袒露着膀子，用帽子把花白头发盖得紧紧的，打扮得誰也看不出他是快五十的人了。他抖擞精神推着运料車，脚步跨得老大，車輪在鉄軌上发出一陣“轟隆隆”响声；他的身旁走着吳德成，这个年輕人一面相帮推車子，一面說服叔叔。

“三叔，正因为我們是当家的，就要格外注意大家劳动条件，大跃进不是三天两日，你这样硬拚，今天頂得了，明天要頂不了的。”

“这事不是你管的，你干脆別問，回車間去。”

兩人爭着爭着，赶上了走在前面的何小海。这个小家伙，汗流浹背伏在車子上，两腿青筋直鼓，看样子象是应付不了架子。

“小牯牛，你是怎么啦，昨晚演‘小放牛’，把勁头全丢到杏花村去啦。”

“舅舅……”何小海喘着气說，“这样干下去，竞赛沒有胜別人，自己先累垮啦……”

“你也叫啊嚨的。……你要是害怕累断骨头，就滾得远远的，你的車子讓我并在一起推，你看我頂得住頂不住？”吳守本大声嚷着。

“我的三叔，你虽然能把小海的車子推走，但总不能把几百輛运料車一骨碌搬着跑，你，你只有一双手呀。”吳德成拉着叔叔的手。

“嗨！”吳守本火冒百丈想發作，但拳頭舉到天空，又放下來，“噓”了口氣說，“孩子們，你們得想想，社會主義大樓是靠大伙一塊磚一根木料架起來的，不是平地冒出來的。我們累點又算得了什麼，只要有法子替國家節省一筆基金！”

“要節約也不能用加強勞動強度的法子呀，我的三叔，在我們國家里，人是最寶貴的財產。”吳德成象是下了決心似的，大聲吼道，“運料的不是你一個人，你得為大家着想。”

這一場爭論的時間很長，而且，沒有結果。……

夜深了，天還沒有晴，吳守本踏着沉重的腳步回到了家。他老伴看見吳守本走進來，連忙放下手中活，將熱呼呼的飯菜和高粱酒端出來，嘀咕說：“嘿，又回來這樣晚，准又迷上什麼鋼呀鉄的。”使她奇怪的是自己連嘀咕了幾遍，丈夫一聲不哼，只是重重的坐到椅子上，捧着酒杯吃悶酒。

“你怎么啦？”他老伴吃起驚來。

“不懂就別問，你先去睡吧。”吳守本低聲說着。

他老伴瞅了丈夫几眼，猜得出這是吳守本碰上不樂意事情。根據過去經歷，她悄悄回房休息去了，因為吳守本單獨一個人時，最容易把氣消掉。

“辦法想了一大串，也沒有解決問題。”吳守本捏着酒杯，脑子里翻騰地想着，“一個人推吧，人吃不消，兩個人推吧，人手又不够，請檢修班來幫忙檢修吧，車輪軸上彈子壞了又沒法子配。……該怎麼辦呢？”

他站起來煩悶地打開窗戶，窗外不遠地方就是黃浦江。海關大樓的鐘聲“叮叮、當當”响着，江水“噼噼、啪啪”冲击着

堤岸；无数的工厂閃在耀眼的紅光里，无数的窗戶星星点点亮着灯光。战斗的上海呵，你使春夜也不宁静，在你的怀抱里，該有多少象吳守本这样的人……

“在全区跃进大会上，是自己代表厂里献的保証書；在全厂擂台大会上，是自己头一个跳上去，代表小組发出誓言。工人階級說話是說一不二，怎么能不兌現呢？”吳守本長長噓了口气，嘀咕說，“德成的話也有点道理，不能光靠两只手硬拚；但也不能伸着手靠国家化錢添新設備来解决問題呀！……嗨，怎样才能使运料車既不化錢推起来又能輕快哩！……困难呀。”

平时，他吃頓酒只要一刻鐘，今天吃了两个鐘头，飯菜早凉了，酒壶里的酒还是滿滿的。他老伴在床上迷糊了一陣，睜眼一看，座鐘已經敲三点了，丈夫还一动不动坐在桌子旁边。她“呀”地一声，披了衣服爬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說：“你今天是怎么啦，着了迷似的老沒个完，你看看，現在是什么时候啦。”

“你嘮叨什么呀，我脑子都要开裂啦。”吳守本把酒杯往桌上一丢。

“嘮叨？……我这也是工作，党委書記，德成都和我說过，要我保証你的休息。……怎么，剛訂了家庭公約，又对人耍脾气啦，当心我送你一张大字报。”

“誰不想睡个安穩觉，但十五年要赶上英国，生产要翻几番，我这个共產黨員，不带头想点子还象話嘛！”

“法子当然要想，但身体也得当心呀，你是快五十的人

哩。”他老伴說了一陣，又去煮了几个糖鸡蛋給丈夫吃了，然后左劝右劝，吳守本才上了床。

虽然，他答应要好好睡觉，但眼睛閉得死紧也睡不着。房間里是靜极了，只有五斗櫥上的座鐘，毫不疲倦地“嘀嗒、嘀嗒”响着。吳守本默数着鐘摆的次数，想用它来安靜一下紧张的大脑。数着数着，他的眼睛里突然看見座鐘上的長短針“呼”地一下变成一堆大車輪，一堆小車輪，滴溜溜轉着不停。然后，象長了翅膀似的飞到了厂里，整齐地装在运料車上，大車輪运料車走在前面，小車輪运料車跟在后头，象閃电似的在鉄軌上飞着；……大小車輪虽然轉着同样速度，但大車輪的运料車总是跑在前头，吳守本大声喊着：“轉得快了，保証实现啦。”

“唉呀！怎么又来啦，鸡都快叫了，你还睡不睡。”

吳守本睜开眼一看，嗨，剛才原来是做了一场好梦。他擦擦头上冷汗說：“运料車能……啊！不談了，我睡觉，我睡觉。”說着用被把头蒙起来。

等老伴把灯熄了，他又睜着眼睛想着：“大車輪的运料車走得快些？……嗯，对，車輪的圓圈大了，推起来份量輕，速度快。……嗨！你这个笨脑袋，怎么一直沒想起这件事。”窍門开了，他乐得真想笑出声来。可是，笑容从他臉上閃了一下，又收了起来，他埋怨着自己：“看你，真是乐昏了头！大車輪在哪呀？嘿！你是要国家出錢买哩，还是怎的？……車輪，車輪？噢，‘双反’运动中不是有人貼过这方面大字报嗎？对，有过！在展覽会里。”他想起了自己参加筹备“双反”展覽会时，仓库工人揭发物资积压的大字报中，好象提到过什么車輪的。